

# 欧 洲 观 察

2013 年第 9 期·总第 100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3 年 9 月 1 日

## 学术探讨

### “民主赤字”、身份困境与欧债危机\*

潘忠岐、杨海峰\*

**[内容提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欧盟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一直广受诟病。从“身份”理论视角来看，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实质是欧盟的身份困境。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的超越，并逐步形成了一种超国家、后主权的多元民主治理模式。欧债危机的爆发带来的启示在于，进一步完善欧盟独特的治理结构，而不是单纯致力于推进民主化，才是欧盟解决身份定位和民主发展问题的根本。

**[关键词]** 欧盟 民主赤字 身份困境 多元民主 欧债危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英国学者戴维·马昆德 (David Marquand) 提出“民主赤字”概念以来，<sup>1</sup>欧盟 (欧共体) 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便一直广受诟病。2004 年出台的《欧盟宪法条约》在批准过程中遭遇到的挫折使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进一步凸显。2009 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为解决欧盟的“民主赤字”迈出了重要一步。但随后蔓延欧洲的债务危机又为相关的解决进程增添了变数。

欧洲债务危机不仅沉痛打击了欧元区以及整个欧盟的经济发展，也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和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长期困扰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民主赤字”问题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会如何发展值得关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事实上，应如何看待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甚至欧盟是否存在“民主赤字”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各种看法错综复杂、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欧盟存在典型的“民主赤字”，有学者则认为，欧盟根本不存在民主合法性的欠缺，“民主赤字”问题无从谈起。还有学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欧盟是否存在“民主赤字”，而是现有的民主理论是否适用于欧盟，真正欠缺的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理论”。

伴随全球金融危机而来的欧债危机为我们重新审视有关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辩论，思考欧盟作为一种新型政体的身份建构和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契机。笔者认为，单从民主的视角来审视欧盟的所谓“民主赤字”问题并不全面，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引入身份的概念。欧盟拥有既非主权国家、亦非国际组织的独特身份，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治理

\* 本文发表于《欧洲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31-44 页。感谢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对本项研究提供的资助。感谢《欧洲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文中错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 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海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sup>1</sup> David Marquand, *Parliament for Europ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9, pp. 64-66.

模式。欧债危机对欧盟的身份构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欧盟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则在重新塑造欧盟的治理模式，攸关欧盟的未来发展。

## 一 欧盟是否存在“民主赤字”

尽管对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批评由来已久，“民主赤字”的说法也被广为接受，这个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欧盟的专用代名词，但至少在学术界，欧盟是否真的存在“民主赤字”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并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肯定的一方认为，欧盟的制度设计和运作远离普通民众的参与和支持，“民主赤字”问题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伴相随，体现在方方面面。否定的一方则认为，欧盟是一种全新的行为体，从传统主权国家的视角批评欧盟的“民主赤字”过于牵强，事实上，欧盟并不缺少民主合法性，“民主赤字”只是个“神话”而已。双方各执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观察视角使然。

### （一）为什么说欧盟存在“民主赤字”

大多数欧洲学者都接受“民主赤字”的说法，相关的研究和著述比比皆是。<sup>2</sup>尽管不同学者对“民主赤字”的界定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共识大于分歧。认为欧盟存在“民主赤字”的学者普遍强调，欧盟的制度设计和结构是非民主的，欧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政体，因为在欧洲层面上缺少民主政体所需的结构和社会条件。安德雷斯·弗勒斯达尔（Andreas Follesdal）和西蒙·希克斯（Simon Hix）对欧盟“民主赤字”的表现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行政、议会、选举、选民、政策五个主要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予以了具体分析界定。<sup>3</sup>他们指出，欧盟存在“民主赤字”的关键在于缺少政治论争（political contestation）。一个民主政体需要就其政治领导与政策展开政治论争，这即使对于一个最弱的民主理论而言也是一个基本要素，是民主和独裁的最终区别。只要引入政治论争，在不需要改变现有欧盟各项条约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与弗勒斯达尔和希克斯稍有不同，迈克尔·古德哈特（Michael Goodhart）从分类学的角度，在总结现有文献之后，提出欧盟主要存在制度、绩效、衍生、结构四大类型的“民主赤字”。<sup>4</sup>

此外，中国学者也利用各种分析框架论证了欧盟存在“民主赤字”的具体情况。例如，林民旺、李巍都认为，欧盟的“民主赤字”主要表现在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等多个方面，体现了一种欧洲精英与民众之间在利益与认知上的差异乃至对立。<sup>5</sup>薛晶洁和陈志敏在代议民主的范围内，指出欧盟“民主赤字”存在欧洲议会与成员国议会“双重民主赤字”，并认为成员国议会更多地参与欧盟事务当中是解决“民主赤字”的重要一环。<sup>6</sup>赵晨基于民主的不同涵义，从代议民主、参与民主、社会民主和经验民主的视角检验了欧盟的民主建设，认为欧盟的民主是一种新型的“超国家民主”，虽然存在“民主赤字”，但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sup>7</sup>

### （二）为什么说欧盟不存在“民主赤字”

在欧盟不断遭到存在“民主赤字”问题的批评的同时，也有学者对“民主赤字”的说法

<sup>2</sup> Beate Kohler-Koch and Berthold Rittberger,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

<sup>3</sup> Andreas Follesdal and Simon Hix, “Why there is a Democratic Deficit in the EU: a Response to Majone and Moravcsik”,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4, No. 3, 2006, pp. 533-562.

<sup>4</sup> Michael Goodhart, “Europe’s Democratic Deficit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3, 2007, pp. 567-584.

<sup>5</sup> 林民旺：“论欧洲联盟的‘民主赤字’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42-46页；李巍：“如何认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欧洲》2002年第6期，第60-68页。

<sup>6</sup> 薛晶洁、陈志敏：“欧盟‘双重民主赤字’问题与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中的参与”，《国际观察》2011年第4期，第66-72页。

<sup>7</sup> 赵晨：“欧盟的‘民主赤字’与民主化之路”，《欧洲研究》2010年第3期，第98-116页。

提出质疑。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民主赤字”概念本身是否精确,应如何界定,而在于它是否适合于描述欧盟。其中,对欧盟“民主赤字”一说提出挑战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两位。一位是意大利的贾恩多梅尼戈·马约内(Giandomenico Majone),一位是美国的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他们都从欧盟独特的行为体身份出发,否认欧盟存在所谓的“民主赤字”问题。

马约内认为,欧盟是一个“管制国家”(regulatory state),<sup>8</sup>其主要问题不是“民主赤字”,而是“公信力危机”(credibility crisis)。<sup>9</sup>欧盟可被看作为政府的“第四分支”,像成员国层面上的电信局、央行,甚至法院一样,是整个欧洲层面上的“管制机构”。<sup>10</sup>但如果欧盟的政策由奉行“多数主义”(majoritarian)的机构来制定,即若由欧洲议会或直接选举的委员会主导,那么就会导致管制决策的政治化,并进而产生再分配结果而非帕累托最优结果,而这种做法的后果只会损害而不是增进欧盟的合法性。马约内指出,只要欧盟引入必要的程序性机制提升公信力,让决策过程更为透明,那么公众就会认为欧盟是合法的,有关“民主赤字”的担忧就会烟消云散。

与马约内相比,莫劳夫奇克对欧盟“民主赤字”论作出了更为强烈的批判。莫劳夫奇克并未像马约内那样把欧盟看作一个类似于民族国家的行为体,而是强调欧盟的政府间特性,认为欧盟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在很多情况下依然依赖于成员国政府,因此不能用成熟民族国家的民主标准来衡量欧盟,对欧盟“民主赤字”的批评有夸大其辞之嫌。在莫劳夫奇克看来,欧盟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宪政制衡、通过成员国政府进行的间接民主控制和欧洲议会权力不断上升等因素,足以确保欧盟几乎在所有方面的决策都是干净的、透明的、有效的,并在政治上反映了欧盟公民的需要”。<sup>11</sup>因此,如果基于现有发达民主国家的标准,而不是基于理想的全民民主或议会民主的标准来看,那么欧盟并不存在缺少民主合法性的问题。

## 二是“民主赤字”还是“民主理论赤字”

在有关“民主赤字”的辩论中,不仅有学者从欧盟的独特身份出发对“民主赤字”一说进行批驳,还有学者进一步从民主理论的视角提出反对意见。后者强调,欧盟现象超出了现有民主理论的解释范围。因此,欧盟产生的不是“民主赤字”,而是“民主理论赤字”。人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通过民主化来解决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而是通过发展民主理论来诠释欧盟所代表的新的民主现象。苏黎世大学的弗朗塞斯·切尼沃(Francis Cheneval)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弗兰克·施米尔菲尼施(Frank Schimmelfennig)试图为欧盟建构新的民主理论和民主模式,即“多民民主”(demoicracy)。

### (一)为什么说不是“民主赤字”而是“民主理论赤字”

“民主理论赤字”论者认为,不能局限于看到欧盟的民主问题,更应该反过来,看到欧盟这个案例对民主理论本身的挑战。一方面,现代民主理论不足以解释欧盟,欧盟不能按照现代民主理论进行民主化。现代民主就是主权民主,现代民主理论就是有关主权国家进行正当统治的理论。正如内尔·麦克考米克(Neil MacCormick)所指出的,欧盟已经进入“后主

<sup>8</sup> Giandomenico Majone, *Regulating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6; Giandomenico Majone,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3, 1994, pp. 78-102.

<sup>9</sup> Giandomenico Majone, “Europe’s ‘Democratic Deficit’: The Question of Standards”, *European Law Journal*, Vol. 4, No. 1, 1998, pp. 5-28; Giandomenico Majone, “The Credibility Crisis of Community Regul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8, No. 2, 2000, pp. 273-302.

<sup>10</sup> Giandomenico Majon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 ‘Independent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PS no. 94/17, 1993.

<sup>11</sup> Andrew Moravcsik, “In Defense of the ‘Democratic Deficit’: Reassessing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4, 2002, pp. 603-624; Andrew Moravcsik, “The Myth of Europe’s Democratic Deficit,” *Intereconomic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8, pp. 331-340.

权”时代 (post-sovereign era), 是一个由不再拥有完全主权的成员国组成的非主权实体。<sup>12</sup> 因此, 不能用现代民主理论来分析超出其解释力范围的欧盟民主状况, 也不能按照现代民主理论的运行机制对欧盟进行民主改造。另一方面, 鉴于欧盟对现代民主理论提出的挑战, 应该提出新的民主理论, 使之将民主同与之紧密相联的主权国家区隔开来。现代民主理论存在经验与规范两种假设, 过于强调民主与主权国家的经验联系而低估它们之间联系的规范意义会歪曲民主与主权国家的关系。<sup>13</sup> 当然, 现代民主理论经验与规范假设的复杂依赖意味着将民主与国家加以分离并非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所以, 新的民主理论应该能够在原有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上, 从特定意义上解释作为独特政治行为体的欧盟, 并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与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相关的各种治理结构的新变化。

## (二) 欧盟所代表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发展民主理论, 其中对本文颇具启发意义的是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等人“为欧盟设计民主项目”所作的尝试。他们认为, 欧盟不是民族国家这个简单的事实要求我们重新反思用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和民主标准来衡量欧盟才是恰当的, 与民族国家相比欧盟不够民主, 但与国际组织相比欧盟的民主程度又非常高。因此, 在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看来, 欧盟是介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中间民主形态, 他们称之为“多民主”。<sup>14</sup> 如果说传统的民主政体是“单民主”, 即组成的人民是单数的人民 (single demos), 那么欧盟所代表的是“多民主”, 即组成的人民是复数的人民 (multiple demoi)。不仅各个成员国的人民是欧盟“多民主”的主体, 各个成员国本身也是欧盟“多民主”的主体, 他们称之为“人民国家” (statespeoples)<sup>15</sup>。因此, 概而言之, “多民主”就是一个由复数人民和复数国家组成的新型政治制度。如果说成员国的“单民主”旨在保护个体的权利, 那么欧盟的“多民主”则旨在实现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利, 或者说是欧洲选民 (citizen) 和“人民国家”之间的平衡。

很多学者以欧盟不存在单一的欧洲选民为由, 认为欧盟存在“民主赤字”。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却不以为然, 反而认为这是欧盟民主的特性所在, 是欧盟民主有别于主权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欧洲, 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国家认同而不是欧盟认同。欧盟中, 只有不到 15% 的人排他性地或首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 与之相比, 有 40% 左右的人排他性地强调自己的成员国公民身份。<sup>16</sup> 认同欧盟身份的主要是受教育和较富有的人群。因此, 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强调, 居首要地位的成员国复数人民与居次要地位的欧盟单数人民并存的格局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 我们在思考欧盟民主时必须尊重这一事实。由此, 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认为, 现有的有关欧盟“民主赤字”的辩论都没有反映这个事实, 并因此得出了误导性的结论。概括起来, 相关辩论已经提出的解决欧盟缺少单一人民问题的思路不外乎三种, 但

<sup>12</sup> Neil MacCormick, *Questioning Sovereignty: Law, State, and Nation in the European Commonw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5, 126.

<sup>13</sup> Michael Goodhart, “Europe’s Democratic Deficit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3, 2007, pp. 567-584.

<sup>14</sup> Francis Cheneval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ase for Democracy in the EU”, conference paper for EUSA 2011, [http://euca.org/eusa/2011/papers/8h\\_cheneval.pdf](http://euca.org/eusa/2011/papers/8h_cheneval.pdf); Jan-Werner Müller, “The Promise of ‘Demoi-Cracy’: Democracy, Diversity, and Do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ublic Order”, in Jürgen Neyer and Antje Wiener, eds.,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87-204.

<sup>15</sup> “人民国家”与“国家” (state) 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国家的最高决定与制宪权 (pouvoir constituant) 直接相关, 是由人民作出的。在不做强调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往往用“国家”或“成员国” (member state) 这个称谓代替“人民国家”。Francis Cheneval, Sandra Lavenex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Demoi-cr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inciples, Institutions, Policies”, conference paper for Understanding the EU and its Crisis through the Lens of Democracy: A Conversation 2013, <http://centers.law.nyu.edu/jeanmonnet/activities/enl/documents/a2xiw.pdf>.

<sup>16</sup> Neil Fligstein, *Euro-Clash: The EU, European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41-142.



每种都是有问题的。一是展开欧洲范围的政治竞争，二是保护现有的成员国人民，三是引入协商程序。竞争战略所指向的民主是欧盟无法实现的，并有导致欧盟分裂的危险。保护战略意味着欧盟不能实现任何形式的民主，民主只能属于成员国，欧盟则只能是政府间组织。协商战略则高估了跨国协商的潜力，对跨国共识的达成过于乐观。相比而言，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强调，“多民民主”模式最符合欧盟的现实，它说明欧盟既超越了政府间组织，又没发展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多民民主”中，成员国人民不仅得到欧洲一体化的保护，而且是欧洲一体化的民主主体，既参与欧洲政治问题的协商，也参与欧洲层面权威决策的制定。<sup>17</sup>

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从理论层面上为我们演绎了“多民民主”或“多民政府”应遵循的七项原则，并逐一分析了欧盟的状况。<sup>18</sup>在这七项原则中，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进一步指出，有四项是从根本上维护“多民民主”制度合法性的核心原则，即：（1）在加入、退出特定多边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制定该政治制度的基本规则等方面，“人民国家”拥有制宪权的最高权力；（2）“人民国家”和选民享有平等待遇；（3）“人民国家”和选民享有平等立法权；（4）多边法律与司法具有至高性。<sup>19</sup>在垂直维度上，“多民民主”基于欧洲议会与国家议会在制定共同政策中的平等互动。在水平维度上，“多民民主”在选民平等的跨国权和国家政策制定自主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sup>20</sup>据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从“多民民主”的视角来看，那么欧盟遭到强烈批评的“民主赤字”情况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比如成员国在加入与退出欧盟、审批条约上都有自主权，欧盟范围内的成员国与选民都能得到平等对待，欧盟立法程序具有共同决定的显著特点，欧洲法院能够和成员国宪法法院开展司法合作等。欧盟最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可能不在欧盟的超国家层面上，而是在成员国层面上或欧盟与成员国关系的层面上。

### 三 欧盟的身份困境是什么

如前所述，如果从民主理论的视角出发，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欧盟是否存在“民主赤字”的争论。这是因为我们在如何界定欧盟身份的问题上存在争议，欧盟究竟是“超级国家”<sup>21</sup>还是“政府间组织”？正如不断发展中的欧洲一体化一样，欧盟身份不仅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其复杂性与挑战性在于其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对欧盟身份的不确定使我们很难在“民主赤字”问题上跳出争论怪圈。归根结底，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实质是欧盟的身份困境。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是随政体的发展而变化的，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欧盟独特身份的视角来审视欧盟的民主现象。欧洲一体化日益丰富的实践为相关的理论探索注入了无限的动力。

几十年来，欧洲一体化一直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塑造和界定欧盟的身份？<sup>22</sup>超国家

<sup>17</sup> Francis Cheneval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ase for Democracy in the EU”, conference paper for EUSA 2011, [http://euce.org/eusa/2011/papers/8h\\_cheneval.pdf](http://euce.org/eusa/2011/papers/8h_cheneval.pdf).

<sup>18</sup> 这七项原则包括：（1）在加入、退出特定多边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制定该政治制度的基本规则等方面，“人民国家”拥有制宪权的最高权力；（2）“人民国家”和选民享有平等待遇（non-discrimination）；（3）跨国权利采取互惠方式；（4）“人民国家”和选民享有平等立法权；（5）多边法律与司法具有至高性；（6）各语言平等；（7）有利于最不占优“人民国家”的差别性原则。Francis Cheneval,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On the Idea and Principles of Multilateral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sup>19</sup> Francis Cheneval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ase for Democr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1, Issue 2, 2013, pp. 334-350.

<sup>20</sup> Francis Cheneval, Sandra Lavenex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Democr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inciples, Institutions, Policies”, conference paper for Understanding the EU and its Crisis through the Lens of Democracy: A Conversation 2013, <http://centers.law.nyu.edu/jeanmonnet/activities/enl/documents/a2xiw.pdf>.

<sup>21</sup> 陈玉刚：“《里斯本条约》后的欧盟政治发展”，《国际观察》2011年第1期，第44-51页。

<sup>22</sup> 吴志成：“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认同论析”，《南开学报》2007年第1期，第22-30页；Neil Fligstein, *Euro-Clash: The EU, European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Franz C. Mayer, “European Identities and the EU”,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2, No. 3, 2004, pp. 573-598.

主义（联邦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之争极好地表达了欧盟身份构建的张力。<sup>23</sup>前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曾把欧洲一体化正在建成的东西称作“不明政治物体”（unidentified political object），<sup>24</sup>并强调指出：“不考虑这种身份（欧洲身份），不努力确定欧洲人应该对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够重新统一欧洲吗？坦率地说，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个使命被证明是具有冒险性和困难重重的”。<sup>25</sup>身份构建不仅事关欧洲一体化向前推进的动力，而且涉及欧洲民众是否接受和认同。

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不仅存在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之间的路线分野，而且存在精英欧洲与民众欧洲之间的认知错位。如果说政治精英想要把欧盟打造为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在经济领域寻求地区利益最大化，在文化领域尽力凸现“欧洲文化多元统一”的力量，那么普通民众最关注的则是能为他们解决就业、社会福利、医疗服务、移民和有组织犯罪等切身利益问题的欧盟。很多人把2005年法国人和荷兰人相继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的全民公决看作欧盟“民主赤字”的有力注脚。但是，如果更进一步深挖，我们会发现，宪法条约流产背后隐藏着的是更为深刻的对欧盟身份的认同危机，这场“制宪危机”标志着政治精英构建的“欧洲大厦”没能获得欧洲民众的认可和接受。<sup>26</sup>究其根源，民众说“不”是因为《欧盟宪法条约》的起草缺少民众的参与，就像“民主赤字”一说所认为的那样，还是因为该条约与民众的期许南辕北辙，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与之相似，作为欧盟唯一的直接民选机构，欧洲议会的权力和地位因《里斯本条约》而有所增加，但民众参选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这或许反过来说明，欧洲民众关心的不是能否直接参与，而是能否受益于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

从共同体到联盟，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从来就没有完全按照要么联邦主义、要么政府间主义的思路去施行，而是不断摇摆于两者之间。“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基本法则。尽管并没有完全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局限，但多层治理理论试图跳出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二分法，并为欧盟的身份构建引入治理的视角，把欧盟看作超国家、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共享权力的多层治理体制，<sup>27</sup>因此该理论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欧盟独特的行为体特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欧盟民主问题。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循着切尼沃和施米尔菲尼施提出的“多民民主”的思路去分析，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把欧盟民主也看作一种多层体制，既包括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之间的民主，也包括欧盟机构与各成员国选民之间的民主，并与既有的成员国政府与本国选民之间的民主一并构成欧盟的民主结构。<sup>28</sup>欧盟正在形成中的多层民主制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主权民主在结构、进程与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民主原则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sup>29</sup>

#### 四 欧债危机凸显的是欧盟“民主赤字”，还是身份困境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欧洲成为重灾区。继希腊之后，不断有新的欧洲

<sup>23</sup> 高奇琦：“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80-101页。

<sup>24</sup> 转引自，Helen Drake, *Jacques Delors: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24.

<sup>25</sup> Jacques Delors: “Europe: The Continent to Doubt”,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Vol. 17, N. 4, Fall 2000, p. 37.

<sup>26</sup> 冯仲平：“欧盟‘宪法危机’：根源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第42-51页。

<sup>27</sup> Liesbeth Hooghe and Gary Mark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Annabelle Littoz-Monnet, “Dynamic Multi-Level Governance – Bringing the Study of Multi-level Interactions into the Theorising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14, 2010, [http://eiop.or.at/eiop/index.php/eiop/article/view/2010\\_001a](http://eiop.or.at/eiop/index.php/eiop/article/view/2010_001a).

<sup>28</sup> 伍贻康等：《多元一体：欧洲区域共治模式探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雷建锋：“多层治理：欧洲联盟正在成型的新型民主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60-68页。

<sup>29</sup> James Bohman, *Democracy Across Borders: From Demos to Demo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Fritz W. Scharpf, “Legitimacy in the Multilevel European Polity”,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2, 2009, pp. 173-204.

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直至出现后来所谓的“欧猪五国”，甚至连欧洲主要经济体法国和英国也遭遇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的厄运。欧债危机被很多欧洲领导人看作事关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各种解救政策纷纷出笼，不仅引发了这些措施是否有效的猜测，而且还引发了欧债危机及其解决会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何种影响的争论。

### （一）欧债危机是否加重了欧盟的“民主赤字”

#### 1. 欧债危机加剧了欧盟“民主赤字”

在对欧债危机各种争论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欧债危机似乎再次激活了人们对欧盟存在“民主赤字”的担忧。国际舆论似乎一边倒地认为，欧债危机凸显和加重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sup>30</sup>根据民主理论的解释，欧债危机加剧欧盟“民主赤字”的理由不外乎以下数个方面。尤其是第二与第三项理由，在“多民民主”理论看来，也是损害其民主原则的，像财政政策这类事关国家权力与再分配能力的核心政策，必须得到议会的充分监管控制，而像“人民国家”之间更应该是平等的。

第一，解决欧债危机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非民选的欧盟机构，特别是欧洲央行。欧洲央行和欧元集团被欧盟和各成员国给予厚望，承担着为解决危机寻求出路的重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目前欧洲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也许是民主承诺被金融律令取代，而这些金融律令是由欧盟领导人和欧洲中央银行，或者是间接地由那些声名狼藉的不健全的信用评级机构的鉴定来确定的。”<sup>31</sup>

第二，危机时刻，很多重要的决策都在短时间内做出，但这些决策的后果却可能是长期、深远，甚至是难以逆转的，所以还是必须慎重。欧盟领导机构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如果不是破坏性的话，或者说即使对经济复苏有帮助的话，但在没公开听证和询问涉及国家民众意见，整个过程缺少一种不断讨论的前提下，而大幅度地削减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那么就是违背民主精神的。<sup>32</sup>

第三，部分成员国通过欧盟干涉其他成员国的政策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领导人的压力之下，意大利总统任命蒙蒂为总理，取代下台的贝卢斯科尼。就像有评论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外部势力对意大利政治制度的干涉，那么蒙蒂先生的‘技术官僚政府’就永远不可能掌权。”<sup>33</sup>

第四，欧盟及成员国不顾民意强制推行财政紧缩措施，加剧了民众的反欧和疑欧情绪。欧盟对负债国的财政援助政策普遍以该国实行财政紧缩为前提条件，从而引发了成员国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一个社会幸福的民主欧洲是通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实现的，不管多么急迫，改革任务绝对不能通过“突然的单边征税”和“野蛮削减公共服务”而实现。<sup>34</sup>

#### 2. 欧盟合法性和公信力在欧债危机中进一步提升

有观点认为，就此次欧债危机的影响而言，我们在看到欧盟进一步集权的同时，也应看到欧盟合法性和公信力进一步提升的事实。

面对危机，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成员国之间最大的共识就是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欧洲一体

<sup>30</sup> 如《经济学家》2011年9月3日刊文“莫内的终结”，该文把欧债危机称作“欧元的诅咒”，不仅认为欧债危机暴露了欧盟基本设计存在的问题，而且认为欧债危机的解决只能以牺牲欧洲民主为代价。“The end of Monnet”, *Economist*, September 3, 2011. 《经济学家》在2012年5月26日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欧债危机已经使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The Euro Crisis: An Ever-Deeper Democratic Deficit”, *Economist*, May 26, 2012.

<sup>31</sup> Amartya Sen, “The Crisis of European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May 22, 2012.

<sup>32</sup> Amartya Sen, “What Happened to Europe?”,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23, 2012. 另见，朱苗苗：“欧债危机应对中的民主赤字问题”，《德国研究》2012年第3期，第32-47页。

<sup>33</sup> John Bolton, “EU’s Democratic Deficit”, *The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26, 2011.

<sup>34</sup> Amartya Sen, “The Crisis of European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May 22, 2012.



化才能化解危机。导致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首先是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次才是欧元的设计缺陷。2012年春季“标准欧洲晴雨表”的民调显示，截至2011年秋季，有三分之二的欧洲人相信欧盟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在全球经济中保护欧洲的经济利益；85%的欧洲人认为，面对危机，欧盟各国将不得不更紧密地合作；欧盟和成员国一同被欧洲人看作抵御危机的首选机构，其次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sup>35</sup>甚至不在欧元区内的欧盟成员国也迫切希望17个欧元区国家能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例如，波兰财政部长亚采克·罗斯托夫斯基（Jacek Rostowski）在该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指出：“我们面前的选择是：欧元区要么实现进一步的宏观经济一体化，要么走向解体，别无他途”。<sup>36</sup>尽管英国和捷克拒绝签署2011年12月的“财政契约”，但它们并没有妨碍欧洲财政契约的通过和推行，也没有因此损害欧盟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否决行为遭到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谴责。

同样，欧盟在欧洲民众中的公信力似乎并没有因为推行包括“财政契约”在内的各项不利于民众的措施而受损。现在更多的欧洲民众希望由欧盟来制定“确保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决策，甚至认为应该在欧盟层面建立“经济政府”。<sup>37</sup>丹尼尔·德巴米（Daniel Debomy）基于过去25年“欧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所作的分析认为，欧洲民众对欧盟的好感和热情总是起伏不定、时好时坏。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欧洲民众的相关表态有所下滑，但远没有达到历史最低点，也没有随危机的发展而恶化。在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希腊，民众并没有将危机的发生归罪于欧盟，反而把解决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面对外部强加的财政紧缩措施，希腊民众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德国的不满超过了对欧盟的抱怨。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爱尔兰，只有葡萄牙和西班牙把抗议的矛头指向欧盟，但民众反对的与其说是欧盟的“财政契约”，不如说是其他成员国的自私自利和欧盟团结精神的匮乏。德巴米的结论是：“人民仍然对欧盟寄予厚望，欧盟仍然被很多人看作唯一有可能产生危机解决方案的地方。”<sup>38</sup>但坏消息是，欧洲民众态度中开始显现的分化有损作为欧盟“存在理由”并事关“欧盟身份”的“团结精神”。即使成功解决了危机，其长远影响也很难消除。

## （二）欧盟“民主赤字”的实质是身份困境

虽然欧盟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具有集权化倾向，但欧洲民众仍然寄希望于欧盟的事实说明至少在危机期间，民众更关心的不是欧盟的运作方式，而是其解决问题的执政能力。欧洲民众对财政紧缩政策的抗议活动，既可以看作欧洲民众反欧和疑欧情绪的表达，也可以视为欧洲民众对本国政府不满的体现。危机当前，很多成员国政府都被选民通过选举的方式赶下了台。选民在惩罚本国当政者的同时，却把解决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尤其是行政机构。

欧债危机中这些看上去矛盾重重的现象或因素其实凸显的正是欧盟的身份困境。就如有评论所言：“欧债危机不仅是一次经济危机，更是一次不断升级的身份危机。”<sup>39</sup>我们甚至可以说，不论欧盟为推进民主化做出多大努力，倘若不解决身份构建的困境，就无法真正走出“民主赤字”的藩篱。而解决欧盟身份构建困境的切实途径就是进一步完善欧盟独特的后主

<sup>35</sup>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First Results”, Standard Eurobarometer 77, Spring 2012.

<sup>36</sup> 转引自, “The end of Monnet”, *Economist*, September 3, 2011.

<sup>37</sup> “Future of Europe”, Special Eurobarometer 379, April 2012.

<sup>38</sup> Daniel Debomy, “Do the Europeans still believe in the EU? Analysis of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of EU public opinions over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Studies & Research, Notre Europe, No. 91, June 2012; 另见, Daniel Debomy, “The Citizens of Europ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Current Crisis”, Policy Paper, Notre Europe, No. 47, November 2011.

<sup>39</sup> Nicholas Sambanis, “Has ‘Europe’ Fail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12.



权多层民主治理结构，尽管这是一个漫长与坎坷的过程。

早在1962年，让·莫内就焦虑地指出：“在我脑海中有一个超越一切的主导想法。这就是：欧洲联合不会创建一个新的伟大势力；它是一种在欧洲并随后在整个世界引入变革的方法。人们倾向于认为，欧洲共同体是一个潜在的十九世纪的国家，并拥有这个概念所暗含的一切。这种看法通常在欧洲共同体之外的人们比之内的人们更普遍。但是，我们不是在十九世纪，欧洲人已经建成的欧洲共同体恰恰就是为了寻找出路，摆脱那些源于十九世纪哲学的冲突”。<sup>40</sup>莫内的担忧一直伴随着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面对欧债危机，很多人担心的与其说是欧债危机会不会加重欧盟的“民主赤字”，不如说是欧债危机会不会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中断，甚或欧盟的解体。但至于欧盟下一步应如何发展，莫内的忧虑再度显现。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2010年5月非常严肃地指出，欧元危机对于德国和欧洲来说都是生存威胁，“如果欧元失败了，欧洲就会失败”。<sup>41</sup>德国外长通过“未来小组”联合国外长共同提议，把欧洲建成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国家，实行议会两院制并直接选举欧盟总统。<sup>42</sup>德国总统高克亦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重振“国家联邦”理念。<sup>43</sup>但显然，这样的设计要想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英国、瑞典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而言，欧元区的动荡意味着它们需要重新考虑与布鲁塞尔的关系。有人提议应该就英国在欧盟的未来进行全民公决，也有人认为要对欧盟基础条约进行重新谈判，以便为成员国提供更多的“退出选择”（opt-out）。显然，德国不会同意通过对欧盟条约和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来应对欧元危机。无论如何，欧洲领导人都不会让一体化进程止步不前。在“财政契约”的基础上，欧盟于2012年6月公布了一项旨在建立真正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计划。这个由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以及欧元区各国财长共同起草的计划，要在金融、预算、经济政策、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与问责制等领域建立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架构。<sup>44</sup>而《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提升了欧洲议会的权力，增加了民众的参与渠道，用“双重多数表决制”取代“有效多数表决制”，增加了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等类似“总统”与“外长”的职位，虽然没有在身份构建方面实现历史性突破，但在建立多层民主治理模式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为解脱“民主赤字”难题做出了巨大努力。

## 五 结论

欧盟由民主国家组成，但又受困于“民主赤字”问题，其“民主赤字”不同于成员国或其他民主国家的“民主赤字”。欧盟不是主权国家，因此不能用传统主权民主的既有理论来评估欧盟的民主状况。与成员国相比，欧盟可能没有成员国那么民主，但却跟成员国一样拥有合法性。审视欧盟的民主问题，需要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和主权民主的视角。归根结底，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是随政体的发展而变化的，而不是相反。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超国家多层民主的治理模式，也可称作后主权多层民主治理。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主权原则的践行是人类社会治理的一次革命，那么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新的超国家、后主权多层民主则是另一次革命。但这一全新的治理模式还处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尚不完

<sup>40</sup> Jean Monnet, "A Ferment of Chang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1, No. 1, 1962, pp. 203-211.

<sup>41</sup> 转引自 Giandomenico Majone, "Rethink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the Debt Crisis", London's Global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3, June 2012.

<sup>42</sup> "10 countries for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June 20, 2012, <http://www.presseurop.eu/en/content/news-brief/2211991-10-countries-united-states-europe>.

<sup>43</sup> 马克·马佐尔：“欧洲应警惕民主危机”，FT中文网，2013年3月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272>。

<sup>44</sup> "Towards a Genuin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report by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Herman Van Rompuy, Brussels, June 26, 2012.

善、远未成熟，并因此经常遭到质疑和诟病。

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和最近的欧债危机来看，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实质和根本是欧盟的身份困境。欧盟塑造和界定身份的努力总是摇摆于超国家主义（联邦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之间，其内在的张力和纠结外化为民主合法性的欠缺。尽管欧盟在不断推进民主化，试图走出“民主赤字”的阴影，但结果往往会使其陷入新的两难之中。究其根源，欧盟的民主化尝试是想让欧盟的制度设计和身份构建迎合某种既有的理想民主模式，其结果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欧洲议会已经按照主权民主的思路实现了直接选举，有人提议接下来要让欧委会主席和理事会主席的职位实现直选等。这些做法和倡议无疑会有助于增强欧盟的民主色彩，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欧盟的身份困境。进一步完善欧盟独特的治理结构，而不是单纯致力于推进民主化，才是欧盟解决身份定位和民主发展问题的根本。

## 欧洲动态（2013年8月1日—2013年8月31日）

### 中欧关系

➤ 中新网8月1日，援引意大利欧洲侨网报道，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ANTONIO TAJANI 与中国旅游局负责人签订了欧盟-中国签证简化协议声明，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这将更有利于缓解欧元区经济危机，也将有助于2015年米兰世博会，意大利政府期望通过世博会全面唤醒意大利经济。

➤ 中新社8月4日，欧盟委员会2日发表声明称，已正式批准欧中达成的光伏产品“价格承诺”协议。根据这份声明，中欧达成的协议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欧盟接受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企业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二是对于那些参与这个方案的中国企业免征临时反倾销税。该方案将于8月6日起实施。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彭博社的专访时指出，中欧双方就光伏产品达成“价格承诺”协议，将会对市场起到稳定的作用，他希望此次达成的“价格承诺”协议，能够让欧洲及其他各地的光伏企业把更多的投资用于研发，开发出新一代的太阳能光板。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8月17日，欧盟16日要求世贸组织（WTO）成立专家小组，处理有关中国对欧盟生产的高性能不锈钢无缝钢管课征反倾销税的争议。欧盟于2011年6月29日对部分中国的不锈钢无缝钢管课征临时反倾销税，中国也随即于同年9月8日对欧盟展开反倾销调查，并于2012年11月8日对欧盟及日本的高性能不锈钢无缝钢管（HP-SSST）课征反倾销税。欧盟认为，中国课征反倾销税，在程序上和实质上违反了WTO法规。

➤ 法国中文网8月20日，法国驻华大使白林14日透露，2015年，在法中国留学生数量将从目前的3万余人增加到5万人，“无论任何政府执政，法国欢迎留学生的政策方向均不会改变。我们希望2015年接待5万名中国留学生，”白林说，法国始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也将积极促进与中国的教育合作。

### 欧洲政治外交

➤ 中新社8月7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致信”伊朗新总统，在向哈桑·鲁哈尼表示祝贺之余，期望双方能够尽快重启核问题谈判。伊朗新总统哈桑·鲁哈尼也向欧美抛出了“橄榄枝”。在其就职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哈桑·鲁哈尼表示已经“下

定决心”解决争端，并准备进入“严肃并有实质意义”的谈判。西方媒体分析指出，与立场强硬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相比，哈桑·鲁哈尼政策主张较为温和，且有意与西方缓和关系，这无疑为谈判解决核问题增添了“利好”。

### 英西关系

英国和西班牙在直布罗陀主权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英国认为其对直布罗陀及其周围3海里左右的领土拥有管辖权。西班牙认为英国仅拥有直布罗陀海港水域主权。7月底，英国在直布罗陀海域浇筑了70个混凝土砌块，西班牙渔民捕鱼活动因此受到影响。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加强了直布罗陀地区出入境控制，使进出直布罗陀的汽车排起长龙，过境旅客等待时间长达数小时。

➤ 欧洲时报8月5日，英国外交部4日表示，希望与西班牙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双方围绕直布罗陀产生的纠纷，并希望与西班牙继续保持紧密的关系。

➤ 欧洲时报8月14日，英国“HWS 威斯敏斯特”号驱逐舰13日启航，一周内抵达直布罗陀，与前一天出发的另外三艘军舰会合，举行军事演习。西班牙媒体认为，“HWS 威斯敏斯特”号出行是英方采取的恫吓手段。但英方说这是早已决定好的例行演习。

➤ 欧洲时报8月1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致电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要求欧盟派出工作人员对直布罗陀边境旅客排队滞留的问题进行调查，并称英国正在积极搜集相关证据和考虑采取法律措施。欧盟方面表示正在监控该地区局势以确保欧盟法律得到尊重。

➤ 环球网8月21日，英国政府20日正式拒绝了西班牙政府提出的有关进行双边对话的建议，英方坚持认为对话应在西班牙和直布罗陀当局之间展开。

➤ 欧洲时报8月21日，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公报说，将派出调查小组前往直布罗陀，就西班牙加强该地区出入境控制一事展开调查。巴罗佐在公报中希望英、西两国充分考虑到同为欧盟成员国，要努力解决这一争端。

➤ 环球网8月26日，据英国《卫报》25日报道，德国9月即将迎来大选，默克尔的主要竞争对手，前任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承诺，如果自己大选能击败默克尔上台，将会暂停欧盟同美国的贸易会谈，直至美国承认秘密监控德国和欧盟。

### 德国

➤ 欧洲时报8月2日，在德国大选之前，默克尔提出的有关家庭政策的两项措施从8月1日起生效，一项是保证每个婴幼儿在托儿所里都有一个位子，另一项是对在家育儿的家长给予100欧元金钱补助。政府预定在今年有关的几个月期间内为这项措施拨出5500万欧元，明年再拨出5亿欧元。初步数字显示，家长对这项补助的兴趣微弱，但这项措施却成为政治热议话题。社民党扬言，如果它9月胜选重新执政，将取消这项措施，经济界人士则表示反对。

➤ 中国网8月3日，据德国当地时间8月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其巴伐利亚州的姐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联盟党”）与其现在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极有可能在9月22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自从美国在欧洲实施间谍活动被披露以来，默克尔虽饱受反对党批评，然而德国国民却对默克尔的执政表现十分买单。民调机构的一次随机采访显示默克尔仍保持着“国家最受大众喜爱人物”，有67%的德国民众对这位总理表示满意。

➤ 中国网8月5日，援引德国《世界报》8月4日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的夏季采访时再一次拒绝组成由默克尔任总理的大

执政联合。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组成新的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社民党不愿再做大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大联合对于社民党来说不值得，虽然该党在曾经的大联合政府里从人力和内容方面都占据了优势。施泰因布吕克说：“我们不想重复该模式。”德国《图片报》周日版的调查显示，社民党的支持率保持在25%，而联盟党以40%的支持率继续领先。无论是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的组合还是社民党与绿党的组合都不占多数。

➤ 国际在线 8 月 16 日，援引德国《明镜周刊》报道，随着 9 月 22 日大选临近，德国选战开始升温。现任总理默克尔开始认真对待大选，但她却对挑战者、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选择忽略。默克尔的乐观是有依据的。民调显示，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支持率一直大幅领先社会民主党。而在个人支持率方面，施泰因布吕克的声望也无法与默克尔相提并论。此外，德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率达 0.7%，欧元区经济也不再陷于衰退中。14 日，默克尔举行了首次大型竞选集会，到大选投票前，她将参加 56 场类似集会。

➤ 京华时报 8 月 22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 20 日访问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这是在职德国政府首脑的首访。默克尔向纳粹大屠杀遇难者敬献花环，参观了达豪纳粹集中营旧址，默克尔说：“想起那些在集中营里失去生命的人，我深深地感到悲痛和羞愧。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默克尔强调，在二战结束 60 多年后的今天，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对欧洲来说仍然是个威胁。德国人有责任继续与任何形式的极右和反犹主义作斗争，对纳粹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活动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年轻人必须知道如何同极端势力作斗争。

➤ 新华网 8 月 28 日，德国联邦统计局 27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德国人口总数达到 8050 万，较前一年增长近 20 万。本次人口大幅增长主要依靠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及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

## 法国

➤ 国际在线 8 月 4 日，在法国政府努力削减财政赤字的背景下，法国政府内阁于 2 日讨论提出了一项《2014—2019 年军事规划法》法案，包括裁员、更新武器系统等内容。法案计划调整国防预算，预计到 2016 年前将这项年度预算保持在 314 亿欧元左右。对此，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在军费和人员方面的调整不会危及国家主权。

➤ 法国中文网 8 月 4 日，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 2 日在接受法国电视 2 台采访时说，法国总统奥朗德决定保持法国核威慑力量的两个组成部分——战略核潜艇和机载核武器。勒德里昂说，在《2014 年—2019 年军事规划法》中法国将不会修改其核威慑战略。他说，当今世界核武器继续扩散，法国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安全，核威慑能够提供这种保证。另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战略核潜艇部队共有 4000 人。

➤ 中新社 8 月 28 日，巴黎检察院 28 日宣布，已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棱镜”计划展开初期调查。此前，法国的人权组织对这一秘密监控公民邮件和电话的计划提起诉讼。这起无明确被告的诉讼将微软、雅虎、谷歌、脸书、苹果等知名高科技企业列为“潜在共犯”。

## 英国

➤ 国际在线 8 月 9 日，据中新社电，英国国家统计局 8 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6 月，英国人口增加近 42 万人，总人口达到 6370 万人，英国成为欧盟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目前，英国排在德国、法国之后，是欧盟第三人口大国。



➤ 欧洲时报8月12日,英国下院图书馆的数字显示,在经济衰退期间英国工资水平大幅下降,扣除通胀因素,其降幅为欧盟27国工资下降最大的4个国家之一。英国平均小时工资自2010年中期以来下降了5.5%,欧盟的平均小时工资水平下降了0.7%,欧元区的18个国家的小时工资同期只下降了0.1%。数字显示,只有希腊,葡萄牙和荷兰的工人小时工资下降幅度大于英国。而受欧元区信贷危机冲击的另外一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表现好于英国。西班牙同期的小时工资下降了3.3%,塞浦路斯的小时工资下降了3%。

➤ 新华网8月21日,英国《卫报》总编辑艾伦·拉斯布里杰19日说,由于受到英国政府威胁,不得不销毁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美国政府机密资料,但暗示可能在境外继续披露。

➤ 欧洲时报8月21日,英国媒体《观察家报》援引业界人士报道,本学年之初,大学开设现代语言学位课程的已从2000年的105所降低到62所。今后10年之内滑坡速度还会加快,20个外语系面临关门风险。另一个后果是中小学外语老师数量锐减。这将给英国的外交、经济前景带来“沉重一击”。

#### 其他国家

➤ 欧洲时报8月2日,意大利最高法院8月1日终审判决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4年监禁,维持原判,但之前上诉法院有关贝卢斯科尼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的判决被裁定另请一家上诉法院重审。依据意大利2006年颁布的大赦法,贝卢斯科尼只需服刑一年,而且由于年过七旬,贝卢斯科尼不必到狱中服刑,可选择在家软禁或社区服务,不过贝卢斯科尼先前已明确表示不会选择后者。

➤ 国际在线8月9日,据德国《图片报》8月7日报道,近日,最新的一项统计数据 displays,希腊的失业率在今年5月再创新高,达到27.6%。据悉,去年同期希腊的失业率为23.8%。

## 欧洲经济

➤ 欧洲时报8月2日,欧洲央行8月1日召开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主导利率0.5%的历史低位不变。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央行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现有或更低的利率水平,根据需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德拉吉说,在连续六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后,近期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指数已有所好转,金融市场的改善正在对实体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他预计欧元区经济将进一步企稳并逐步复苏。

➤ 中新社8月2日,英国中央银行8月1日宣布,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历史低点,并保持量化宽松规模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6%,增速较前一季度的0.3%翻番,表明英国经济复苏势头进一步得到巩固。

➤ 法国中文网8月8日,法国海关7日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逆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法国的贸易赤字低于300亿大关,达到299.6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法国在6月的贸易赤字就比5月减少了十多亿欧元。对此,法国外贸部长布里克指出,法国的贸易形势出现好转,这主要得益于出口的增长,尤其是法国一年来加大了对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力度。法国政府称在四年内实现贸易平衡。

➤ 中国网8月13日,援引法国《费加罗报》网站报道,德国副财长 Bernhard Heitzer 表示,德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增长0.75%,这是自2011年年初,德国经济最强有力的一次增长。此次经济增长表明德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得到大幅提升。

➤ 中新社8月14日,欧盟统计局14日公布了2013年2季度欧元区及欧盟27国的 GDP 增长数据。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直言欧元区经济复苏在望。与2013年1季度相比,欧元区与欧盟27国 GDP 在2季度均实现了0.3%的增长。尽管 GDP 增长的幅度不大,但对于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欧元区经济来说,0.3%的增幅仍属“利好”消息。

➤ 国际在线8月21日,援引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一家媒体采访时说:“欧债危机还远未结束,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对此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能看得到。我们必须要有耐心,保持责任感和团结。目前,欧元区的经济已经开始缓慢的增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要使这一发展势头继续下去。”

## 国际综合

### 埃及局势

➤ 中新社8月15日,埃及军警14日对聚集在首都开罗等地的穆尔西支持者实施清场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埃及国家电视台援引总统府声明说,埃及从14日开始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一个月。埃及14日的紧张局势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 法国中文网8月17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跟德国总理默克尔昨天通电话,呼吁欧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埃及冲突,处理埃及动乱。奥朗德和默克尔重申,应该立即停止埃及发生的暴力事件。

➤ 国际在线8月20日,欧盟28国外长1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磋商埃及局势,会议决定暂不对埃及施行制裁措施。欧盟各成员国协议决定在8月21日召开紧急会议,检视欧盟与埃及的关系。鉴于近期埃及的骚乱事件,德国政府宣布,德国未来对埃及的援助将与该国的法治情况联系起来。德国外交部表示,埃及的人权、新闻和集会自由都可能是提供援助的衡量标准。

➤ 国际在线8月22日,欧盟28国外长21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埃及局势。会议决定,欧盟暂停对埃及出口武器,但欧盟对埃及的经济援助将继续进行。各国外长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强烈谴责发生在埃及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呼吁埃及所有党派重新开始对话,恢复由所有党派参与的民主进程。

### 叙利亚局势

➤ 法国中文网8月23日,法国总统奥朗德22日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对叙利亚21日造成人员死亡的袭击以及可能使用化学武器表示“不安”。法国总统府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奥朗德对潘基文承诺对此事件进行迅速和公正的调查表示欢迎,重申法国完全支持联合国尽快完成此项使命。

➤ 新华社8月25日,美国白宫25日表示,美总统奥巴马当天与法国总统奥朗德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叙利亚局势,包括协调对叙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作出国际反应等问题。

➤ 国际在线 8 月 26 日,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对于法国动用武力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呼吁, 德国方面建议谨慎行事。德国的立场显然不同意军事干预。德国正悄悄评估自身实力, 并充实自己的外交政策。

➤ 人民网 8 月 27 日,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英国首相卡梅伦已提前结束了在康沃尔的度假, 召集议员商讨应对叙利亚危机。

➤ 环球网 8 月 27 日, 据英国《每日邮报》8 月 26 日报道, 西方国家指叙利亚政府利用化武袭击平民,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英国首相卡梅伦通电话后, 决定对叙发动导弹攻击。报道称, 两国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可能在“数日内”发动。

➤ 中新网 8 月 28 日, 综合报道, 法国总统府 27 日宣布, 该国总统奥朗德将于 29 日与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全国联盟的领袖阿尔贾巴 (Ahmed al-Jarba)。此外, 奥朗德 27 日表示, 法国“准备惩罚”叙利亚, 并表示叙利亚冲突已危及世界和平。他表示, 法国将增加对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团体叙利亚全国联盟的军事援助, 并提及联合国 2005 年《保护平民责任》的决议案。奥朗德 27 日对法国媒体称: “国际社会本周就会做出回应, 台面上目前有诸多选项, 包含加强国际制裁, 以至发动空袭和为反抗军提供武器。”

➤ 新华网 8 月 28 日,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50% 英国人反对英国空袭叙利亚, 支持者仅 25%。除此之外, 大部分受访者还认为英国国会应该在是否参与叙利亚战争问题上进行全民投票。

➤ 中新网 8 月 28 日, 据外媒报道, 针对叙利亚政府对百姓使用化学武器传闻, 英美国计划武力介入, 但英国几位前将领日前纷纷反对打击叙利亚, 警告军事行动可能造成叙国内战恶化, 后续效应难以预测。

➤ 中新网 8 月 29 日, 据法新社报道, 随着英国国会议员对向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对呼声越来越高, 英国政府 28 日晚表示, 同意推迟对叙采取军事打击, 并表示英国将在联合国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调查组得出结论之后, 再决定是否对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英国政府称, 在英国对叙利亚采取直接军事干预前, 英国议会 29 日对此进行投票, 二次投票预计将在联合国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调查组化武传闻得出结论后进行。

➤ 中新网 8 月 29 日, 据外媒报道, 法国国防部 29 日称, 该国军队已做好对叙利亚动武的准备, 只等待总统奥朗德的决定。不过, 奥朗德本人尚未就是否动武作出决定。奥朗德 29 日在巴黎接见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 他在会后表示, 应当尽一切努力寻求政治解决办法, 但是政治解决只有在叙反对派联盟具备必要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 从而能够成为“可替代选项”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 中国日报网 8 月 30 日, 据英国媒体消息, 29 日, 英国议会以 285 票对 272 票的投票结果否决了首相卡梅伦提出的对叙军事干预提案。之后, 英国防长哈蒙德表示, 英国将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对叙军事行动。